

死后才露出小辫子的封德彝

7

历史小说



吴晶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笔记手法,生动再现了唐太宗的领导艺术及其政治手腕,还原了历史本相。李世民登基后,放过了为兄长出谋划策的党羽,收编过来,为我所用,顺利化解了流血政变后的不稳定因素。

唐太宗最厉害的治官手法是折腾官员,让他们按自己的需要成长,贞观盛世的一大批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恭、李靖等在唐太宗的麾下服服帖帖,任他驱使,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足见唐太宗治官之道的博大精深。

[上期回顾]

天不怕地不怕的权万纪常常到李世民面前打小报告、告黑状,把朝中一干大臣都得罪了,但李世民就是重用他。

我常常会在闲暇无事的时候,品评当朝人物。品来品去,我发现,能跟我斗上一辈子法,且不分高下,一直到死后才露出小辫子被我抓住的,只有两个人。魏征自然要算一个。而另一个,就是封德彝。这个封德彝,真可谓深谙官道。可以说,如果能驾驭整治住封德彝,那要对付其他的臣下就容易了。

说起来,他出道混进官场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而且,起点也不高。最开始只是在隋朝政府中做一个刀笔小吏而已。降唐之后,他却能在乱世中独善其身,迅速升为侍郎,中书令,再到尚书右仆射,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要做到这一点,封德彝有两个随身携带的法宝——一是揣摩,二是讲求实用。

封德彝能上位,靠的就是揣摩。最早,他投靠的恩主乃是内史令杨素。杨素曾经为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也许是因为太过热心了,杨素将这座宫殿修得富丽堂皇。这下可惹火了崇尚节俭的隋文帝,吓坏了的杨素赶紧找来封德彝讨主意。这位封德彝确实要高人一筹,他轻松地讲:“没必要担心,等着领赏就行了!”果然,隋文帝虽然不满意,可他的皇后独孤氏却爱上了这座华美的宫殿,连声称赞杨素会办事。一向怕老婆的隋文帝也只好改口夸奖杨素。杨素这下自然对封德彝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声说:“先生的揣摩才能,非吾所及。”

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上者。”像封德彝这样以静制动、“指挥”若定的,也算是官场里的“善之上者”了。

不过,假使封德彝是只懂得成天揣摩上司心思的庸官,那也不可能乱世中混到位居人臣的地步。就算你再善于揣摩上司的心理,却不能替他想出解决之道的,要你何用?封德彝

能升官,有他的能力摆在明面上。

隋朝的时候,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揽一切,然而能力有限的他将朝政搞得一塌糊涂。封德彝揣摩透了虞世基的心思,便暗中襄助虞世基处理政务,博得了能干的好名声,这才逐渐受到重视,最终脱颖而出。隋炀帝避位江都的时候,朝局已经岌岌可危。而那个傻里傻气的虞世基却仍然自我感觉良好,成天忙于收受贿赂,炫耀权力。而作为虞世基亲信的封德彝在干什么呢?他一面不动声色地为虞世基帮闲,另一方面早就悄悄搭上了宇文文化及兄弟的关系。不久,宇文文化及发动兵变,隋炀帝和虞世基都死于非命,而虞世基手下那些嚣张一时的僚属也一个接一个丢了脑袋。可这位封德彝不仅毫发无伤,还摇身一变,成了宇文氏集团中的重要谋臣。

不久,封德彝又嗅出宇文氏集团内部深藏的隐忧。他再次发挥揣摩的本领,把宇文氏三兄弟比较了个遍,最后选上了机变无双的宇文士及,自然也就攀上了宇文士及与李李家这条关系线。很快,他瞅准机会,鼓动宇文士及带上自己外出筹粮,一举跳出了险境,来到长安,投奔到我父皇门下。

正是因为他过去的种种表现,我才能把这个人看得很透。他这一辈子,只会做锦上添花的买卖,绝不会有雪中送炭的义举。除此之外,这位有才的封德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然而因为太有才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显得那么义正词严。比如在我父皇治国时,朝廷上下以厚葬为风,虚耗大量人力财力。这时,封德彝揣摩到我父皇准备提倡节俭,积聚国力的心思,于是马上上奏表示:“历代帝王皆崇尚厚葬,将大量金银宝物埋藏在地下,不能为国所用,白白便宜了盗贼,也无益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

成,不如提倡节俭薄葬的行为。”对此,我父皇深表赞许,自此下令禁止厚葬之风。其实,论起封德彝自己的日常生活来,绝对谈不上“节俭”二字,他如此说,只不过是摸准了我父皇的脉搏而已。

同样的事情,在我即位之初,他也上演过一次。那时许多人建议我大封诸侯以巩固国家,收揽人心,不过当时我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许多王公亲贵并不是因为战功才得享高位的,分封他们会虚耗国家的土地税户。我准备举起刀来,对这一弊政大加改革,只是苦于一时找不到附议之人,总不能由我一个人把坏事做尽吧?这时,封德彝瞄准机会,又上奏了。他以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表示:“称王者太多,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也会让其他立下大功却未能封王的人感到很不公平。”

好!就等有人先站出来开这个炮呢。于是,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除了立下大功的少数人之外,其他宗室诸位郡王,一概降为县公。丢掉王爵的众人一片哗然。不过封德彝持议在先,又说得头头是道,无可指责。这些宗亲向来无拳无勇,无功无德,发上一阵牢骚,也只好各自接受既成事实。

这,就是我任用封德彝的原因。在政治格局中,我自然需要像魏征、王珪这样的谏臣给我提意见、唱反调,以避免政令出现严重错误或偏差。然而,假如朝廷上下全都是像魏征这样的谏臣,那恐怕我做起事来,便会有束手束脚之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听话而又能干的封德彝就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臣了。

封德彝成为这段时间独一无二的元老重臣,即便是房玄龄等一干新贵,多少也要给他几方面子。可以说,封德彝迎来了人生的顶峰。不过,他并没能得意多久。因为我不想让他得

意太久。道理很简单,对封德彝这样的老臣来说,一旦朝中再也没人可以和他唱对台戏,那他便会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如何揣摩我的心思上来,然后欺上瞒下,一手遮天。我不是不相信自己玩不过他,只是,这样做太累,也没有必要。

我认为,只有在受到政敌威胁的时候,封德彝才可能尽量抑制住自己那不断膨胀的私欲,小心翼翼地贡献出自己的才华。否则,局面便会失衡,难保他不会背地里干出如当年曾在隋朝时做的那些不忠之事。这个政敌,就是魏征。

经过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整合布局,武德年间的旧臣势力已经被消化干净。房、杜、长孙、魏征等新贵也逐渐牢牢控制住了中央各个机构。封德彝等旧臣势力的代表可以说已经起不到政治上的稳定作用了。而现在的他,除了说说好听的奉承话外,在实际政务上贡献甚微。这一点,比起同样善于揣摩上意的宇文士及要差很多。

接下来的仕宦之路,估计要开始走下坡路了。对于这一点,他也许心里有数。不过,幸运的是,还没有过上多久,封德彝便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的生命,似乎也永远定格在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瞬间。

不过,封德彝死后不久,我却发现了一个让我震惊的真相。早先,我一直以为在武德年间那场残酷的兄弟之争中,封德彝一直是偏向于我的人。现在我才知道,他同时也在我大哥建成赶快做一件事——找机会除掉我,永绝后患!这样恶劣的行径,其实我早该想到的。毕竟封德彝一直都是这样的人,他要是一开始就忠心耿耿为我效力,那才真的是奇怪的事情呢。

不过,人都死了,一切都过去了,还能怎么样呢?那就大度一点吧。

何维受够了苏亦晴一家人的施舍

4

都市情感



风为裳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一场意外的灾祸突然降临到幸福的家庭里:5岁儿童翔翔因为姥爷疏忽从15楼坠落致死。一场家庭纠纷就此展开:翔翔的母亲苏亦晴割腕自杀未果,翔翔的奶奶准备大闹葬礼,一切的一切都被孩子的父亲何维在葬礼上的一番感人至深的誓言化解:我们永远是幸福的一家人、永远的吉祥三宝……走出苦难的良药是亲人的彼此扶持,却不想何维一纸诉状把苏亦晴及其家人告上法庭……一场孰是孰非的离婚大战下来,谁是真正的赢家呢?

[上期回顾]

何维对苏亦晴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淡,苏亦晴只当何维是心情不好。但是,很快母亲打电话告诉她,何维把父亲告上了法庭。

的确,何维把苏亦晴及岳父都告上了法庭。陆希格说:“不对啊,你们是夫妻,他有什么资格告你!”“我们离了,一个月前!”

“啊?”陆希格吃惊不小。“为什么?”“为房子!我们买了江上逸品的房子……”人都是没有前后眼的,一个月前,苏亦晴跟何维在做决定买二套房时,怎么也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

苏亦晴跟何维结婚这套二室一厅是苏之简给他们买的,所以当早就落到了苏亦晴名下。这也是吴建芳坚持的。这个何维一直没敢告诉马云凤,当初马云凤是立志要为儿子买套房子的,但是一打听城里的房价,只好作罢。这几年苏亦晴和何维的条件好了,便想换一套房,况且房价一直在涨,买套房子可以把旧的这套租出去,比一个人的工资还多呢!两个人周末跑来跑去,看中了江边的江上逸品。只是贵,每平方米六七千元,苏亦晴看着何维,不敢说回家跟父母借一点的话。事实上,这两年房子贵,父母要给苏亦晴买房、结婚,手里的积蓄大概也没多少剩下了。

何维咬了咬牙,说:“没事,咱们贷款!”去办理贷款,却被人告知:新出台了“国十条”,即二套房贷款首付款不低于百分之五十,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何维看到这个规定时,有些傻眼。这几年自己发展得还不错,以为可以翻身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结果……售楼小姐一句话提醒了他们:“这有什么难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办理假离婚,原来的房子归你爱人,你再买一套,是首套房吧?”

苏亦晴一拍何维的肩膀:“对啊,对啊,这样能省不少钱呢!”转念一想:“假离婚?这样,好吗?”何维也说:“不好,不好,为买套房子省几个钱,把婚都离了,让人知道……”漂亮的售楼小姐嫣然一笑:“大哥大姐可真够纯洁的,现在离婚比什么不容易

啊?协议一下到民政局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妥了,再说了,这事儿,你不说,她不说,你们俩还住一块儿,啥也没改变,等房贷一下来,再去一趟民政局,把婚给复了,多容易的事啊?”

售楼小姐的一通说辞,让何维和苏亦晴觉得自己如果不照着办,简直就是老古董,顽固不化。两天后,苏亦晴跟何维谈笑风生地去办了协议离婚手续。红本换成了暗红色的本本,苏亦晴还跟何维开玩笑说:“等再复婚时,咱们俩都华丽丽地成了二婚族了!”何维还假装叹气:“我这命苦啊,二婚一把吧,新娘还没换人!”苏亦晴掐何维:“你想换谁,说,你想换谁?”那时还是夫妻间耍花腔。

苏亦晴和何维没想到办理贷款手续繁杂,一时半会儿都没批下来,一直在等。结果,翔翔出事了。房子的事也便压了下来。如果不是何维把自己告给了,苏亦晴都几乎忘了自己跟何维办过假离婚这事儿。

陆希格陪苏亦晴在何维公司下面的一家咖啡厅里见到了何维。何维本不见苏亦晴的,他在电话里冷冰冰地说:“我们没什么话好说了,有话,法庭上去说!”苏亦晴浑身发抖,只是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陆希格说:“何维,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翔翔的葬礼上你是怎么说的?告帮你带孩子的岳父岳母,告跟你一样伤心欲绝的老婆,你的心被狗吃了?”“这是我跟苏亦晴之间的事,没你的事儿!”何维不紧不慢地扔了一句过来。

陆希格的火气上来了,这世界怎么了,男人一个比一个没德行。陆希格握着苏亦晴的手说:“小晴,没关系,他要打官司,咱就跟他打,让苏亦晴帮你找个好律师,我就不信法律会站在没良心的人的一边!”这样说着,陆希格的眼睛也是潮湿的。

苏亦晴进家门时,家里正一片愁

云惨雾。老爸躺在床上打吊针,老妈脸色苍白倚在沙发上,苏亦晴正在厨房里烧水。苏亦晴的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落,她坐到老爸身边,摸着老爸瘦骨嶙峋露着青筋的一只手,喊了一声“爸”,就说不下去了。老爸睁开眼,冲苏亦晴虚弱地笑了一下,说:“傻丫头,咱不哭!不哭哦!”

听了女儿离婚的事,吴建芳并没有指责她,而是眼泪汪汪地看着面容消瘦的女儿,她多心疼啊。自己这孩子就是心太善,太单纯,她哪知道这世界的险恶呢!苏亦晴在门边换鞋,吴建芳问他去哪儿,他低着头说:“去趟超市,一会儿就回来!”

苏亦晴没有去超市,他堵在了何维公司的大厦门口。愤怒把一个男人撕成很多个男孩儿。男孩儿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拳头。晚上七点,苏亦晴接到派出所的电话,在派出所见到鼻青脸肿的苏亦晴和何维时,苏亦晴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苏亦晴没有跟两个人打招呼,直接找了办案民警,问了问情况,怎么样可以放人。民警瞟了一眼两个人,问:“跟你什么关系?”“一个是我弟弟,另一个是……我前夫!”“前夫”这两个字从苏亦晴自己嘴里说出来,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她回头看何维,何维坐在椅子上,手拄着头,距离不过两三米,他应该能听到她的话。

“如果没有医疗费纠纷,你在这里签个字,他们俩就可以走了!”苏亦晴俯下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转身叫苏亦晴,“走吧!”

苏亦晴先出了派出所办公室的门,苏亦晴倒停了下来,对也站起来的何维说:“我跟你做了这么多年夫妻,无论如何,我想跟你谈一谈!”何维始终低着头。苏亦晴跟出去,让苏亦晴先回家,苏亦晴不肯,说:“你们谈,我找个地方等你!”

跟何维坐在了街边一家冷清的

小饭馆里。苏亦晴问:“何维,你不是真心要告我和我爸爸的,是吧,你只是一时糊涂,是吧?哦,对了,一定是翔翔的奶奶,一定是她不能原谅我们苏家,让你这么做的,对不对?”

何维坐直了身子,掏出一支烟抽,烟雾弥漫在他脸的周围,烟头忽明忽暗。“你别乱想,我这么大个人了,这事跟我妈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咱们俩这是……缘分尽了!”“我们好好的,江上逸品的房子我们都买了,何维,你没在家,房贷批下来了……明年春天,咱们就装修,咱们再要一个孩子,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何维大概是为了让苏亦晴死心,目光里带了寒意冷冰冰地盯着苏亦晴,嘴角甚至绽放了一丝丝冷笑出来:“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不想再见到你们家任何一个人,包括你。我恨你们,也许很早就恨了,你们施舍般的优越感,你们高高在上的视角,你们所谓的品位,你们貌似善良的鄙视……你妈从来都把不穿的烂衣服打包给我,让我带回家,你从来都对我给家里买东西不屑一顾。有一次,我听到你跟陆希格打电话说,爱买什么买什么吧,就当那些钱丢了!我何维给你们苏家当牛做马,你们对翔翔好,每一点好都要让我知道,我去你家,你妈会说:瞧,我们又给翔翔买了衣服,一件上百,何维,你就有福去吧!你们何家的孩子,我们苏家给你们养。你听听,你听听这话……我受够了你们家人的嘴脸!”

何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个响亮的耳光打在苏亦晴脸上,苏亦晴的脸滚烫滚烫的,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极力维护的婚姻,极力在两边摆平关系,到最终,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在自己认为的花好月圆下,何维积怨重重。或者,翔翔的死,只是一个导火索,而自己对此竟然一无所知。